

憶雲南

往事
鉤沉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正是我讀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的時候，那時我最喜歡看連環畫，我幼小的心靈因為有了各種各樣連環畫的相伴，而對外面的世界有了一點點幼稚的了解。我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連環畫上看到了科學家在西雙版納的大森林裡考察，森林裡有大象，有奇珍異果……這是我對雲南最初的記憶。

長大了，我從沒想過會去雲南一睹她的風采。可命運卻安排了這樣的旅行，讓我來到了雲南，看到了她神奇的景色和濃郁的風土人情，並在生命的深處從此愛上了她。

我第一次來到雲南，是在一九八八年底，那時我是一個空軍上等兵，軍齡只有一年多點，我奉命從成都去昆指（空軍昆明指揮所的簡稱）宣傳處取雲南地震的空軍救災的資料片，因為成都（成都軍區空軍的簡稱）宣傳部門要為中央電視台製作一部空軍救災的專題片。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晚，雲南省西部發生兩次強烈的地震，震中分別在思茅地區的瀾滄縣和臨滄地區滄源縣與耿馬縣的交界處，震級分別為七點六級和七點二級。兩次強震破壞性大，波及面廣，給當地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失。當時成都軍區空軍反應迅速，指派直升機等機型部隊救災，得到了當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

我當時到昆明後住在北京路上的空軍昆明招待所，晚上去了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宮廣場走走，第二天一早坐上招待所班車，上了西山上的昆指，聯絡到有關部門，取到了資料片。昆明雖然以「春城」名聞遐邇，但在那個早晨上西山途中，山坡上是一片濃霧，我雖然穿了大棉鞋，但腳還是感到冷呢！回到成都機關後，我把資料片交給了我的上級，連同其他素材，我的上級和戰友製作了一部叫《來自顛抖大地的報告》的電視專題片，在中央電視台和雲南、四川電視台播放了。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作為助手跟隨成都軍區空軍宣傳處的幹事來到雲南，為反映軍區空軍將士面貌的電視專題片《大西南空中衛士》拍攝素材，我們由空軍昆明指揮所作戰處的一位參謀陪同，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了昆明，也第一次來到蒙自。這次我們要拍攝兩個空軍單位，一個是駐紮在蒙自目則山上的空軍雷達連，另一個就是拍攝目則山下的航空兵某師飛行訓練、戰鬥值班的場面，特別是要採訪一位上海籍的飛行團長，「祖國邊疆優秀兒女金質獎章」獲得者秦衛軍，以及離開上海繁華市區隨軍到邊疆的他的妻子。

當時是夏天，可到了海拔二七三九點七米高的雷達連山頂，還是感到一陣陣寒意了。我們到達山頂雷達連的時候，看到有的戰士在崗位上戰備值班，有的戰士披了件軍大衣在宿舍休息，更多的戰士在籃球場上運動……籃球場邊上就是懸崖，戰士們用兩米多高的鐵絲網圍住球場，只見雲霧在球場的下面飄浮，看不見山底下，戰士們在雲霧上來回奔跑。隨後的幾天裡，我們在山腳下的機場拍攝飛行場面，也拍攝到了秦衛軍夫婦傍晚散步的場景。秦衛軍作為一個大上海的兒子，扎根邊疆、矢志飛行事業，是令人欽佩的，他後來擔任了該師師長，再後來轉業在雲南省人大工作。

還是想不到，一九九三年夏天，當我從空軍工程學院畢業時，被組織分配到了雲南蒙自的空軍航空兵某師，這是我第三次來到雲南，並且一呆就是六年了。在這六年裡，讓我對雲南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蒙自我是熟悉的，我還去了紅河州的個舊、開遠、建水古城等地，但也局限於這些地方了。在這六年裡，我坐着軍用飛機從空中鳥瞰了雲南大地，只見目則山像蓮花一樣綻放著，不遠處那間名遐邇的紅河和南盤江像兩條玉帶鑲嵌在滇南巍峨的群山之中，一幅壯麗的畫卷盡收眼底……期間，我採訪了眾多的飛行員和地勤人員，所拍攝的照片和撰寫的新聞稿被《雲南日報》、《錢江晚報》、《空軍報》等軍內外報紙和廣播電台採用。

後來我轉業回到了家鄉，在單位療休養旅遊中，我還是選擇了雲南，去了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等地，感覺「彩雲之南」的雲南大地富有神奇的瑰麗風光。迄今，我還是沒有去過西雙版納等地，那裡有原始森林和大象，有奇珍異果，那是我兒時神往的地方啊！雲南，一個富饒而美麗的省份，在有生之年，我還會來做客的。

紐約少有私家車

馬 佳

域外
漫筆

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體，汽車保有量世界第一，因此被稱為「車輪上的國家」。在全世界九點六億汽車保有量中，美國就佔了二點三億輛，幾乎是每人一輛。但在全球頂級富豪雲集的紐約曼哈頓（人均收入要高過美國平均水平好幾倍），有車一族卻少得可憐，那裡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家車，這是為什麼呢？

紐約市民之所以不願意買車，主要原因是開車的代價越來越高，很不划算。同時公共交通工具卻非常方便，堪稱一種省時、省力又省錢的辦法，所以，當地私家車的使用率已經多年出現下滑局面。

在紐約市區養一輛私家車，停車費加上保險、油費、汽車折舊，每個月要二三千美元。停車場雖然到處都有，但收費極為昂貴，通常每小時要十五美元左右，還沒算上稅和小費。路邊停車位收費便宜，但車位有限，而且這些車位周一到周五不准停車。如果要在鬧市區的時代廣場或梅西百貨等附近停車，每小時的停車費就高達三十美元，還不如坐出租車實惠呢！

美國地鐵通常是二十四小時運行，特別是紐約曼哈頓地區，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地鐵網絡，被形象地稱為「全美交通大動脈」。除了點點線線，站點的設置也比較合理。曼哈頓的兩個火車站，也是多條地鐵的主要站點，不僅有電動扶梯，還設有箱式電梯，方便殘疾人和使用嬰兒車的母親。在曼哈頓中城或下城，通常隔三五百米就有一個地鐵站。一些主要線路還實行全天候、慢車制度，既快捷又方便，難怪幾任紐約市長都不開車，經常乘地鐵上下班。

紐約是美國第一大城市，也是「最不自由」的城市，大街小巷上遍布各種限速、限行、禁止停車或限制性停車的標誌，此外，警方還會根據不同情況，採取各種臨時性的限行措施。當然，此舉一方面有利避免了交通堵塞頑疾發生，另一方面也制約了開車出行的積極性，可以想像嚴格的交通管治，讓紐約的司機吃足了苦頭，原本十來分鐘的距離，選擇開車卻要花費幾倍以上的時間！於是，紐約的私家車紛紛被閒置起來，公共交通成為人們出行的首選！

保定軍校：將軍搖籃

許 揚

文化
經緯

中共在台最高級別情報官吳石將軍也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是白崇禧和張治中的同窗。一九五〇年吳石身份暴露，被國民黨當局處以極刑。簽發逮捕令的是時任台「國防部」參謀總長的周至柔，周是保定軍校第八期畢業生。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原是一座擁有廟宇千畝、殿宇百間的關帝廟，後改為兵營，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遭八國聯軍焚毀。建軍校時，利用原廟產並徵用鄰近土地而建起。全校分校本部、分校（包括小教場）、大操場和靶場四部分。校本部居中（佔地一百八十餘畝。其建築格局係仿日本士官學校建成，為一片氣象森嚴的磚瓦結構的建築群。四面有高大的圍牆，牆外有河環護，河南岸古柳成行。門樓高大，氣勢之雄偉可與直隸總督府大門相比。中院有校部辦公室和向武堂。向武堂坐北朝南，四周環以石欄，雕樑畫棟，氣勢宏偉。廳門兩側有副楹聯，上書：「尚父陰符，武侯韜略，簡練揣摩成一廬；報國有志，未幾從戎，莘莘學子濟斯壑。」

保定軍校曾出現過兩次較大的騷動，令其元氣大傷。第一次是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失敗，作為恢復帝制爪牙的模範團被解散後，插入造成雙方武鬥。開始以拳頭、磚頭、木棍對打，後又動了刀槍，以致造成傷亡。校方雖竭力威懾，卻無濟於事。後來，北京政府派遣陸軍部上將蔭昌來保定，壓服雙方，才平息了衝突。

第二次是在一九二〇年夏，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前敵總指揮曲豐（原軍校校長）在松林店被俘，皖軍十五師向直軍投降。當時正值放暑假時，軍校作為臨時收容營房，因十五師已欠餉數月，引起下級軍官的不滿，發生兵變，將軍校洗劫一空，並放火燒房，軍校只好停辦。

獨善其身新解

葉 周

人生
在線

一個人的路只能自己走，周圍的人可以給他精神上的鼓勵，可以給他物質上的支持，也可以給他身體上的幫助，可是即便這些都齊全了，還是沒有辦法解決一個獨立個體身體上、精神上的所有需求，還是沒法替代他走完自己的人生路，不論是坦途，還是險路。

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年輕奮鬥時，別人可以給他創造機會，但無法給他勇氣；可以提供經驗和建議，卻無法代替他去抉擇；可以給他以扶持，卻不能代替他攀上奮鬥的每一個台階。成年後，當精神在低谷時如何振作，遭受打擊時如何療傷，他只能把所有外界的助力吸納轉化成為自身的力量才能發揮作用。對於遲暮的老年人，別人可以在肢體上給予協助，但是卻沒法挽救他精神的困境，黑夜的寂靜要他自己去面

將就木時，我也會邁不開腳步，甚至都無法自己站立。我也會每天睜着眼望着日光在天花板上畫出的圖形，並隨著這種圖形的最終消失迎接黑暗的到來。那時同樣的不論是醫生，還是親人，都無法消除我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無助。那最後的苦難還是要自己去承受。如果突然得了心肌梗塞，一命嗚呼，我就可以徹底解脫，逃離苦海。不然的話，我只能自己去面對和承受一切生命中最後的苦難。我的一位前輩作家，在即將告別生命時欣然說道：我將迎接那黑色的美的到來！

當我面對年輕的一代，他們面臨的新時代的挑戰已經和我所經歷的那麼不同。不論是升學還是求職，選擇職業取向，他們的人生規劃和自我設計都面臨了高度發達的資訊時代的挑戰。傳統的技術和職業將重新洗牌，我們生活中所熟悉的錄像帶、膠卷攝影、報紙、傳統電視都已經，或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當他們進行自己的職業規劃時，我們曾有的波折，他們未



落紅不是無情物（攝影）

楊芳菲

必經歷；但是我們不會遇到的挑戰，卻會成為他們人生道路上的勁敵。面對女兒時，當她托着腦袋對未來苦思冥想時，我只能望着她，了解她的困惑，卻未必能找到解惑之道。跨越學習和人生荊棘的路還是要她自己一步步走。

人時常也會感受到孤獨和無助，朋友親人可以給建議，卻無法替代他解決一切。面對不爭氣的手足，或是想法日趨分歧的伴侶，你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可是曾幾何時你的循循善誘只是對牛彈琴，對方或是充耳不聞，或是竭力爭辯，奮力反駁。面對這樣的冥頑不靈，你只能自嘆：你改變不了對方，對方也改變不了你。各自的人生路需要自己去走，對方終將遇到的麻煩，你沒法替他避免。

這樣說是不是太悲觀了？不過人生的無助也同樣需要靠自我調節去紓解、突围。重要的是個體要自強不息，積極努力。一個人的困境要靠自己才能夠走出。遇到不順的境遇如同走在荒野裡，頭上頂着塊烏雲總也不離去。如果你停下腳步，這塊烏雲就成了你命運的主宰。要擺脫它的糾纏，你只有不停地向着一個

「居官居鄉兩不同」

嚴 陽

文化
什錦

嚴嵩是明朝重要權臣，擅專國政達二十年之久，累進吏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明史》把他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說他「惟一意圖，竊權固利」，賣國求榮。但是，在他的老家江西分宜，嚴嵩卻有著不錯的口碑，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叢八》中稱「嚴分宜作相，受世天詔，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捨，至今袁人（分宜縣明代屬袁州）筆者註」猶誦說之」。對此，曾經擔任萬曆年間首輔顯臣的嚴嵩在《湧幢小品》中亦有記載：「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觀。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評自有不同也。」

不僅是嚴嵩在朝廷做官與在家鄉做人截然不同，事實上，作為同時代的另一位曾經權傾朝野的閣臣之首輔嚴嵩——焦芳情況也與嚴嵩相類。還是在沈德符的《萬曆野獲叢八》中有這樣的記載：焦芳在武宗年間，與宦官劉瑾沆瀣一氣，屬於跟張西園同一類的人。劉六、劉七的農民起義軍曾經過焦芳的故鄉，未能捉拿到焦芳，於是就紮了一個草人作焦芳諷刺，他跪地模稜斬首，說是為天下人誅殺此賊，由此足見人們對他有多痛恨了。可焦芳家鄉中州的舉人、和鄉賢們卻寫文章祭奠他！原因是泌陽的老百姓到現在還在懷念他。而在記載了這段「故事」之後，沈德符來了這樣一句發人深省的議論：「可見居官居鄉，自是兩截事。」

其實，又何止是明代，就是在今天，一些貪腐之人居官居鄉也不同樣是「兩不同」？譬如說曾經引發公眾高度關注的重慶「不雅視頻」的男主角——也就 是前重慶北碚區原區委書記雷政富，就屬於這樣的角色：官場上的他，手伸得很長，受賄至少三百多萬元，生活腐化墮落；但是，在他的老家長壽縣（區），他的口碑卻很好。人們反映（區），他的口碑卻找到他，只要他能幫忙的他一般都不推脫，盡力給予幫助；他對縣裡的老領導們十分照顧，幫助安排子女入學就業。也不僅是雷政富，相當數量的已經落馬的貪官都是這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委實是十分值得探究的一個問題。

「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的順口溜，眼下十分流行。在那些腐敗變質的官員那裡，這樣的思維無疑很有市場。並且，地位越高，權力越大，往往貪污受賄的數額也越大。相關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官員是否清廉，與其所接受的教育的多少基本不存在正比例關係，而是由人性的弱點與制度的缺陷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私心雜念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客觀存在，哪個體系，包括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而作為官員「居鄉」的表現或者說家鄉父老的口碑，由於具有相當的特殊性，更不能簡單地表現為評價其廉潔與否的標準。因為一般而言「免子不吃窩邊草」是普遍規律，同時，給家鄉親戚謀得某些好處，也是人之常情——畢竟這裡是其衣包之地，有太多的親戚、朋友、熟人是其事業起步的地方，也可能是其落葉歸根的地方。所以，他們能有所眷顧？這樣得來的口碑到底有多大的價值？

人性的複雜性決定了每一個人可能都是兩面人。因此，評價和判斷一個人不能止於一個角度所看到的結果，而應多角度看觀察與評價。也可以說，對於為官之人的評價和判斷，不能只看其「居鄉」的一個面，更應看看他「居官」與「居鄉」是不是相同，是為多數人謀幸福，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

前赴遊覽。距北京僅一百多公里的河北保定吸引了許多北京市民前去遊覽。其市內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簡稱保定軍校）紀念館和軍校廣場則是遊客感興趣的著名景點之一。

保定軍校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規模最大、學制最正規的一所軍事學府。學校創建於清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年），當時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在保定東關外創練常備軍（新軍）（並設軍政司（旋改督練公所），下設兵備、參謀、教練三處，分別由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任總辦。

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年），北洋陸軍將弁學堂改名為北洋陸軍武備學堂，又改稱北洋通國陸軍學堂、陸軍隨營學堂。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年）更名陸軍大學堂（簡稱陸大）。民國改元後（西元一九一二年），改為陸軍軍官學校。

保定軍校主要訓練初級軍官。學習期為兩年，分步、騎兵、炮兵、工、輜重五科，學制章程參照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教官亦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者居多。曾就讀保定軍校的名將（包括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及其前身）包括吳佩孚、李濟、齊燮元、董振堂、顧祝同、陳誠、白崇禧、傅作義等。

方向走，你才有可能走出烏雲的籠罩，重見陽光。這種擺脫困境的必勝的決心只有你自己建立在心裡。心中選定了方向，才能無悔無怨地走出堅定的腳步。

真正心靈的飛翔也是一件很個人的事，不論是緬懷過去，還是嚮往未來，也是人們排解孤獨、獨善其身、調節心態的一個妙方。

留戀過去是一件很個人的事，獨自一人時，看着相片，拿着信物，個人的思緒可以高高飛揚，去得很遠很高。這樣美好的瞬間只有一個人時才能夠真正享受。近讀一篇文章談到人們留戀過去的積極方面遠大於消極面。

在英語中，留戀過去被稱為nostalgia，最早對此作出研究的是十七世紀的一位叫霍夫爾的瑞士軍醫，一六八八年，他隨瑞士傭備軍在國外作戰，看到很多士兵的精神、體力不佳，霍夫爾把疾病歸因於士兵們祈求早日回國，遂取希臘文「家」（nostos）和「痛」（algos）兩字合成為nostalgia。不過，現在所說的nostalgia，在「想家」的含義基礎上，還增加了懷念過往的意思。因為英語中的「想家」是home-sick，而有nostalgia的人可能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家鄉。

近年來的研究顛覆了霍夫爾醫生nostalgia的原先定義。他們發現，留戀過去不僅會使人身心疲憊，同樣可以有效地對付孤獨、厭煩和焦慮；使人對陌生人更為慷慨、更好地與人交流與相處；在與親人朋友的相片中，在情人的信物面前找到一個安靜的心靈氛圍，將自己孤獨的心平靜下來。這樣的心理治療只有獨自一人時在心裡完成。

時常有夢的人有時也是一種幸福，他可以在夢中重溫往日的生活，與久未謀面的童年玩伴、天涯海角的中年朋友、陰陽相隔的家中長輩相聚，重溫永遠逝去的生活場景。以前我夢很少，往往一覺到天明。現在逐漸地夢多起來，我感受到在平靜中重溫過去的生活，醒來時心中可以充滿往日的溫馨。

現在有一段話被大眾廣為流傳，在英國威斯敏斯特教堂旁邊，矗立着一塊墓碑，上面刻有一段這樣的話：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當我成熟以後，我發現我不能夠改變這個世界，我將目光縮短了些，決定只改變我的國家；當我進入暮年以後，我發現我不能夠改變我們的國家，我的最後願望僅僅是改變一下我的家庭，但是，這也不可能。當我現在躺在床上，行將就木時，我突然意識到：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然後，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可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然後，誰知呢？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

這是一個人生的真實體驗者最真切的生命體驗。他行將就木時，徹悟到自己改變不了別人，他只能改變他自己。同樣的道理，別人也很難改變他，而改變他自己的捷徑還是要靠他自己的頓悟。當他躺在床上時，生命的逐漸消失，只有他自己能夠體會，別人伸出手去幫他抓那即將遠去的生命，恐怕也是無濟於事。他的手已經顯得那麼無力，當生命從他的指縫中滑落的瞬間，也只有他自己能夠感覺。身邊的人誰也幫不了他的忙。或許人生有就是這樣的無力，充滿了無力感。這不是悲觀，這是真實的生命流程。

人只能改變她自己，也只能幫助他自己，獨善其身不是一種自私的逃避，有時更是一種進取的作為。

其實早在幾千年前，孟子就闡述過「獨善其身」的意義，不過以前對獨善其身的正面意義強調得不夠。「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出自《孟子盡心上》，意思是「不得志時就潔身自好修養個人品德，得志時就使天下都能這樣」。

每人首先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力小的時候就要管好自己的事，不要給別人增添麻煩，這樣也就節約了社會的資源，無形中為社會貢獻。而有能力的時就要幫助別人解決問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中國文化精髓「儒道互補」的體現，前半句表達了儒家的理想主義和入世精神，後半句顯示出道家的豁達態度與出世境界。不悲觀，也不樂觀，這才是面對真實人生的正確態度。